

23 蒋介石喜欢京剧 宋美龄爱看电影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士林官邸除了其在政治、历史上的意义与价值，也是最能体现蒋介石和宋美龄生活习惯的地方。

二层楼正房造型普通，分前后栋，前栋为日据时期即存的日式斜顶建筑，后栋则是平顶钢筋混凝土结构。官邸正房大门朝北略偏东，门口有回车道及花园，客厅、卧室使用的家具材质均是红木，多是由军中木工自制的，另外部分家具是由大陆运来的古董。

正房一楼通常是会客时使用，入门有一幅巨龙木雕屏风，是宋美龄从上海带来的嫁妆；屋内左右两侧分别是武官办公室及住室，小客厅的墙上挂着王太夫人的油画像，厅内有两张沙发。由于宋美龄爱看电影，因此官邸拿到新片后，晚间常在小客厅放映，武官与侍卫都可在小客厅后方一同欣赏，是英语片时还会由武官翻译。

据说，宋美龄平常不爱听京剧，但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京戏时，就会把收音机拿给蒋介石听。有次蒋介石在官邸看了香港拍的京戏《武家坡》电影，看完后还问宋美龄：“比你喜欢的交响乐好吧？”1967年以后，蒋介石为保养眼睛，不常看电影了，而宋美龄看电影则是废寝忘食，并特别偏好没有字幕的英文电影。

穿过小客厅、餐厅后就是大会客厅，厅中挂着一幅蒋介石在1950年5月20日就任“总统”时与宋美龄的合影，两人通常坐在照片前接待来访贵宾。如果是外宾，会有英语翻译随行，但英语颇佳的宋美龄会在场压阵，确保翻译如实传达蒋介石的意思，有时宋美龄会亲自翻译。

大厅陈设简单大方，没有谣传

的那样金碧辉煌，地板用木板铺就，地毯与窗帘多使用红色，大厅左右两侧的三扇大型圆窗是整个大厅的重点。据说，宋美龄喜爱国画，因此圆窗外的花园栽种了梅花和竹子等植物，让屋内的人能够看到窗外诗一般的景色。由于宋美龄喜爱玫瑰、兰花，正厅内都有配套的盆栽，花盆有六角、八角、圆形等各种形状，这些花盆都是专门到当时的北投中华陶瓷厂定制的。正厅的墙上挂着雕刻精致的宫灯，也有仙姑祝寿、象征吉祥长寿的木屏风。由于蒋介石不喜灯光太亮，正房灯光都偏昏黄。

至于面向花园的正房，一、二楼的大扇落地窗装有白色窗帘，室内有厚重的红色布帘，因此由外往内望只可以看见窗内白纱飘动与隐约的灯光。室外有个由园艺试验所蓄水池改建的池塘，蒋介石闲时喜欢坐在池塘边喂鱼。

官邸二楼属于专为主人而设置的居家空间，有独立的餐厅及卫浴设备；另外几间客房供至亲及贵宾居住。小客厅主要用来放置下属赠送的结婚或祝寿纪念品，蒋宋夫妇的起居间则以洗手间相隔。

蒋介石喜读唐诗，因此桌上有本被翻烂了的《唐诗选集》，后来也被放到他的棺木中。此外，蒋介石闲暇时也爱读古书，他在散步时会顺口吟诵《四书》，有些内容记不得了，就问随行的秦孝仪：“后一句是什么？”

据说蒋介石有怪癖，喜欢照相却不爱照镜子，所以卧房与盥洗室的镜子都被白布盖住了。而宋美龄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小书房及画室，墙上挂着宋美龄的水墨画作，床头还依序摆着她从小学到大学阶段的毕业证书，房间内有不少摆设都是宋美龄的嫁妆，保护得很好。

官邸二楼主卧室外的阳台上，至今仍摆着两张摇椅，缎面的椅套已磨得开了线。士林官邸主任钱义芳说，蒋宋两人最喜欢坐在阳台上观看风景，直到赴美之前，宋美龄每天起床后还习惯在阳台上唱诗歌、静坐、运动，也喜欢看看她栽植的一草一木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)



蒋介石与宋美龄

25 父亲发怒了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“怎么是那一天呢？”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嘴里咸咸的，眼泪悄悄流下来。

“说明咱们有缘分呗。”

“那一天也是我的生日。”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是真的。回来给你看看我的身份证。”

我以为自从妈妈去世之后，这世上不会再有人照顾我了。就算是我爸爸和我弟弟，我也一直认为，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女儿和姐姐，不如说我是这两个人的母亲。我只过过三次生日，都是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过的。我妈妈的死，给我爸爸很大的打击，有那么十几年，他活得浑浑噩噩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。妈妈死后，我和小冬从来没过过生日，甚至有些忌讳谈自己的生日。因为，小冬的生日就是我妈的忌日。

“小秋……我怎么联系你？”

“我会时时给你打电话，只有这一种办法了。”我忍着眼泪，因为小卖部的张阿姨跟我爸爸很熟，我不敢在她面前感情用事。

“祝你春节愉快，再见。”

“好好照顾自己。再见。”

我躲到一棵小树下擦干眼泪，然后，我提着篮子回家。

快到家门时，我看见了爸爸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门口。

“爸爸！”

“回来了？”很奇怪，他没有笑。

“爸爸，我买了好多菜，今晚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”我上去拥抱他，感觉他的身体很僵硬。

“你坐飞机回来的？”他口气生硬。

“一等舱？”他打量着我，好像不认得我，“你哪来的钱？”

我不说话。我不会撒谎，尤其是在我爸爸面前。

“……嗯……向一个朋友借的。我买不到火车票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？男朋友？”他冷冷地

看我，“他那么帮你，你付出过什么代价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跟我走。”他的手铁钳一般地抓住我，将我拖往街的东头。

很多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们。走着走着，我的腿开始发抖，因为我知道我爸爸要带我去哪里。

我们进了镇卫生所，里面的赵医生是我父亲的知交。我进去，看见赵医生正要出门。我父亲上去，和他耳语了几句。

赵医生的脸色变了变，吃惊地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：“这个不好办，也不好查。”

我父亲的口气很严厉：“老赵。”

赵医生对我说：“小秋，你父亲要求我对你进行……检查。”

我抱着胸抵抗：“我不做。”

“不做亏心事，还怕鬼敲门？”我爸厉声说。

“赵伯伯，您今年多大？”我反问。

他一愣：“55岁。”

“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告您性骚扰。伯伯是名医，应当知道如果病人不想看病，您是不能强迫的。”

赵伯伯看了看我父亲，很为难。

我父亲不说话，半晌，冷冷地一字一字地说：“你在北京，究竟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老谢，小秋还小。人在异乡不容易，你听她解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。”

我父亲很少生气，但我听得出来，他的声音在发抖。

他从荷包里掏出一样东西：“这是他买给你的，对不对？”

粉红色的手机。显然他检查过我的包。

我以为他不懂手机，不料才几秒钟的工夫，他就找到了沥川的电话。其实也容易，手机里只有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。

他拨那个号码，信号不好打不通。

“劳驾，老赵，借你办公室的电话用用。”

我静悄悄地站在门边，听见他在电话里说：“请问，×××……是不是你的电话号码？”

“我是谢小秋的父亲。你认得谢小秋对不对？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爸的口气十分严厉。

“你听好，王沥川，”他冲着电话大吼，“我女儿还小，虽然她年轻不懂事，也不需要你的关照。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她。如果我知道你敢继续和她联系绝不饶你，听见了吗？你这畜生、混账、王八蛋！”

他把我的手机摔在地上，踩个粉碎，然后踢桌子，踢椅子。

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是这种样子，除了我妈妈去世的那几天。爸爸收走了我所有的钱。

他费了好大的劲砸开我的箱子，找到了那张银行卡，用剪刀剪碎扔到火里烧了。整整半个月他不和我说话，我也不理他。

我们终日怒目相对。

(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